





沈氏學張卷之十一

攜李 沈堯中

編

經籍中

三禮總論

周禮

冬官不錄

漢儒解經

儀禮

禮記

明堂位辨

春秋

三傳

左氏不盡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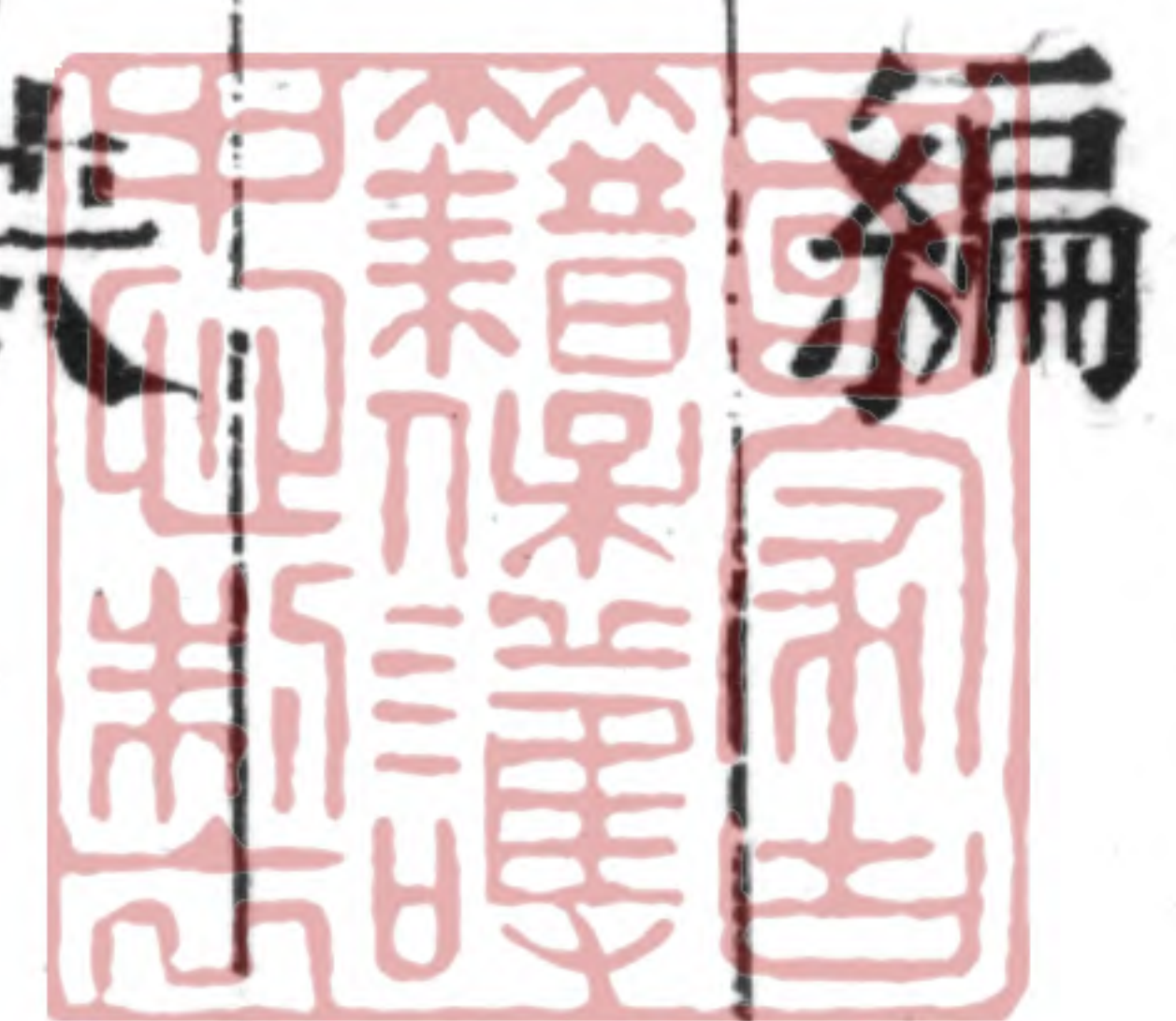
丘明

春秋始于隱公春秋大旨

經籍中

三禮總論

班固有云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易詩書





春秋世所崇尚莫可損益矣獨禮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王荆公廢罷儀禮朱文公請乞參訂補六藝之闕而未果行今并周禮廢而不講有識者惜之且禮記有與周禮相印正者有與儀禮相表裏者讀禮記而不讀周禮儀禮是沿流而忘源也况禮記定自戴聖淳駁相半乃尊之爲經而周禮儀禮多三代以來之典反不列于學官不已舛乎姑各辨釋以備觀覽若乃參互考訂合爲一書蓋有志焉而未逮也

周禮周公所作儀禮禮記總是三代以來禮制遭秦焚滅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所謂儀禮也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今所謂禮記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經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其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後皆散失其逸見他書者猶有投壺迂廟釁廟中霤等篇已得周官五篇冬官缺以考工記補之已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其百三十一篇劉向校書時已失其一又得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



并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大率主曲臺雜記厥後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今考禮記不獨馬融所足不出仲尼弟子其諸王制文王世子禮運祭法祭統經解玉藻哀公問孔子燕居間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等篇皆秦漢儒假托爲之而誣妄則明堂位爲甚周禮儀禮鄭康成始爲訓釋其書乃行先儒以六官之屬三百六十故謂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不知官自官禮自禮經禮三百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曲禮三千如廟中所行委曲詳細之事經禮言其綱曲禮言其目總之論禮非論官也

河間獻王所得先秦古書曰禮日記其在十七篇禮卽儀禮記卽儀禮後所附之記十七篇外通以禮記名之先儒謂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如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可名爲傳餘多古典足備儀禮之缺

### 周禮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但當時想未



及行故與時事多不合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及攷此書規模亦爲宅中而設其後王不果迂書亦不行后世見與所行不合遂有紛紛之疑竊謂非周公已試之書則可謂非周公之書則不可

周禮一云周官漢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成王再伐淮夷歸作周官蓋倣周禮六官而作蓋周禮是大規模而臨時損益微有不同亦其勢然耳

禮經會元曰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德見五官斯可矣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之事邪是以治教刑政之屬特與工匠器械等耳異時奏入秘府而漢君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邪故曰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不得行於武帝之世至成帝時劉歆獨識其爲周公致



太平之迹亦幸矣柰何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  
乃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列郡皆置市  
易可謂不知周禮矣當時奏入學官而漢儒訾之  
謂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法誣之乎故曰  
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  
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何  
則劉德補亡皆知其為不類劉歆立法皆知其為  
不經今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眾得之於杜  
子春康成號為囊括六經網羅眾家盖亦知所折  
衷矣胡為不抱遺經獨究終始而乃憑私臆决旁

據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紛之議也  
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  
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姑摭一  
二言之周禮無天帝之異名而註有北辰耀魄寶  
之說後儒是以有天帝之辨此引緯書之失也周  
禮無分野之明文而註有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  
說後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引國語之失也丘乘  
之政在周禮可推也鄭則曰甸出長轂一乘丘乘  
當為丘甸則丘乘之法壞矣此司馬法誤之也冕  
服之章在周禮可覆也鄭則曰三辰旂旗五服止



於九章則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傳誤之也內  
司服以禕衣爲后飾追師以副禕爲后飾而註曰  
夫人副禕則王后夫人之飾又亂矣此又以禮記  
誤之也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穰苴兵法非  
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誣戴氏之記多雜其可援  
以證聖經邪不特此爾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  
門校尉比司門以少府譬職內以尚書準司會以  
尚書作誥文類御史官制已大壞矣以漢筭方九  
賦以莽制比國服以國服爲息加師旅以殷周變  
制議封建以鄉遂異制誣井田以貢助異法釋畿  
內邦國之稅此皆害周禮之大者自康成之註旣  
行而賈公彥之疏一惟鄭註是解周禮制度合與  
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沿襲註疏之文考之於經不  
合遂指周禮爲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  
經而不敢違漢儒之說也讀周公之禮而行周公  
之法亦惟以聖經爲據斯可矣

冬官不缺

周禮冬官缺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夫工者四  
民之一也工可爲冬官則士與農商亦可爲五官  
乎此不辨而可知也嘗攷太宰六曰事典以富邦



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據此以案冬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亦可稽矣今攷六官其屬三百六十各官有美而司徒所美居多各官佐王如均如和如平如刑僅一字而地官有安擾二字地官掌邦教而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非其職矣竊謂大司徒下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十八字當還冬官擾邦國三字仍歸司徒上有缺文以天下土地三條以土冝十一條頒職事一條當還司空或曰荒政何以還冬官也不曰養萬民乎况大荒大札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已見本篇不冝重複至此小司徒內乃經土地二條凡建國一條當還冬官此外俞氏以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二十三官歸焉吳氏于載師二十二官之外又增鄉師遺人司市質



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  
鄴正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師誦訓迹人掌炭茶  
掌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稼共五十官歸焉方氏無  
封人鄉師掌節舍人而增胥師共四十七官歸焉  
舒氏定本無鄉師封人遂人土均圉人司市質人  
虞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誦訓而增春  
人犒人共三十八官歸焉其四官四氏亦各有采  
亦各互易竊謂冬官缺且稽冬官而四官姑置之  
冬官入地官者居多且稽地官而三官姑置之除  
大司徒十五條小司徒三條改入百無可疑者  
此下四氏所采亦取其同而異者姑置之辟之追  
責遺物寧寡而確毋多而濫以俟後之君子不然  
恐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昔也

### 漢儒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二酒皆以東漢  
時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  
語難曉使人有莊子註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  
陽周禮記聞後人稱周禮折衷多摘註解之尤繆  
者斥言之如九賦註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禮賦法  
豈是口率出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没入



家財三代之君豈有沒入人臣財產之法國服爲  
息使以莽法証之是以王荆公惑焉鶴山先生曰  
王制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 周禮

先儒謂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觀篇中冠昏相  
見喪虞五篇各冠士字故有此論及攷各篇意義  
亦有言大夫諸侯天子之禮亦有言未及而可以  
意推者如士冠禮大夫五十而爵當其冠時未爲  
大夫天子之元子亦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諸侯  
可知矣士相見禮中有士見大夫及大夫與庶人

見君之禮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  
賢能于君以禮賓之也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記中君射以下雜記也燕禮  
諸侯無事而燕一也鄉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  
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  
四也大射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  
觀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也聘  
禮諸侯使卿相問小聘則使大夫公食大夫禮國  
君食小聘大夫覲禮諸侯見天子喪服天子以下  
服制之事士喪禮與喪大記相表裏既夕士喪禮



之下篇也士虞禮大夫以上皆同特牲饋食禮此諸侯之士祭其祖禘之禮少牢饋食禮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禘之禮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

禮記

曲禮○古禮經篇名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禮之全體也而其行之則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還裼襲言動服噐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檀弓○此篇漢儒附會居多

王制○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是時周禮未出故與周禮不合

月令○秦人爲之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曾子問○此篇皆禮之變者

文王世子○中多不經

禮運○運謂氣運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中有格言頗入精微獨篇首以五帝之世爲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非孔子之言

禮噐○按禮運曰禮義以爲噐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明禮樂之不可



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也

郊特牲○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冠義四章○本冠義當歸本篇

天地八章○本昏義當歸本篇

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故以內則名篇當附曲禮之後

喪服小記○吳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於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

碎故稱小記朱子曰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

大傳○此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乃人道之大者故以大傳名篇

少儀○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于大傳之後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

玉藻○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明堂位○此篇多誣周公乃亂臣賊子假托以成



莽之篡者

學記○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樂記○古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非漢儒所能及

雜記○此篇泛記喪事之雜禮又兼他事故以雜記名○弔含祔賵七章○此記諸侯之喪禮儀禮僅存士喪禮其餘皆亾此可以補諸侯喪禮之缺喪大記○喪死固為大事然其禮有大小此篇所

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大記名篇按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祭法○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首禘郊祖宗及中間七廟壇墀七祀五祀之法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義○禮必有義祭義祭之義也其中二十三章



又以他事雜之蓋不專爲祭祀

祭統○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於心也

經解○此篇首言六經而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祀不盡解經然以解經名篇者蓋取首節以爲名爾凡五章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然猶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且其時易象春秋尚未大行此必後儒爲之而托諸孔子也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間居○以上三章皆非孔子之言

坊記○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義故以名篇

中庸○此篇爲賢智隱怪而設故道不遠人自邇自卑屢致意焉宋程子始別爲書

表記○篇中言仁最多唯以怨報怨仁右道左至王義霸大言大利小言小利辭欲巧數章乃後儒竄入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蓋依倣聖賢之言爲之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讀者詳之

奔喪○此篇蓋儀禮之逸經漢興後得古文於魯



淹中禮家抄合於此

問喪○前章總論孝子居喪始約悲哀之意此章列問喪禮歛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服問○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內喪服一章相類蓋因問而答者也

問傳○名問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三年問○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深衣○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

而養老傳曰庶人服袒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

投壺○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酒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除之脩

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

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

儒行○此戰國豪士之言

大學○此篇疑古教人之法不分經傳不註作者姓名宋程子始別爲書

冠義○古者男子二十而冠故儀禮有士冠禮而



此篇則釋其義也其文有錯出郊特牲者當移置此處

昏義○郊特牲中亦有錯簡當歸於此

鄉飲酒義○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讀者詳之

射義○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有錯出聘義者當歸諸此

燕義○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皆諸侯之禮王燕禮今亡

聘義○此篇釋儀禮聘禮之義除射義錯簡凡二章按禮有朝有聘諸侯朝於天子及自相朝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若聘則有天子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殷覘是也有鄰國交相聘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及此篇乃鄰國交聘之禮

喪服四制○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道盡矣故記者以此而終



明堂位辨

禮書之假托者多矣未有若明堂位之甚者此而不辨將恐貽禍萬世故枚舉而詳辨之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特攝天子之事非踐天子之位也其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生有王號死有王祀周公公也公以王祀名實紊矣且郊祀帝而配以后稷禘祀稷而配以始祖元未嘗及周公何名爲報乎及攷魯頌魯侯之祀后稷也止言六轡未嘗言大路止言龍旂未嘗言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春秋書郊傳謂啓蟄而郊配后稷以祈農事名雖爲郊而非天子日至之郊也春秋書禘傳謂閔之禘于莊公也爲入新主僖之禘于太廟也用致夫人名雖爲禘而非天子追祭之禘也今據春秋而輒擬之天子不已謬乎甚至卷冕副禕王妃之服而祭時亦用之將并後之子孫而亦爲天子乎其他天子之祭天子之門天子之政天子之廟飾無一不備而



虞夏商周四代之服器與官皆兼用之是后世子孫之所居所行無一而非天子也寧有是事耶及攷此篇不出高堂生亦不出曾淹中乃東漢時馬融所補此必新莽時劉歆輩爲之莽遂據此依倣周公篡漢天下是皆此篇之貽禍也而程叔子乃信其說胡朱二公亦遂因之愚故不得不辨

### 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采文裁以大義如趙盾弑其君教之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之所害也所必改也其諸不及書者筆之過書者削之凡

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强同也其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于侵伐不係于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于會盟不係于名與字也元年書卽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于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此非畧也史闕文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瑣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其與經背



者漢儒附之也公羊穀梁各自爲例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與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爲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柰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以爲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詞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其尊君抑臣內夏外夷誅亂討叛大旨姑無論已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倍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于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予齊齊與魯較恒予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



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此則仲尼之精義所謂非聖人莫能修者蓋爲是也三傳不是之察而求褒貶于片言隻字之間亦鑿矣

### 三傳

趙汭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

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論春秋者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然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



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日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日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日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日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日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送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迎而已七日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日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日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日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日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



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  
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  
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  
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  
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  
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日存策書之大體凡  
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  
逾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  
孫曰夫人不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夫人公子  
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  
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  
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  
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  
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  
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其有書不書以互  
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  
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  
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  
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



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疆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



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  
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  
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  
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  
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  
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  
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  
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  
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  
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略將

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  
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  
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  
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  
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  
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  
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  
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  
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



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日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日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



其不同也於是有所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所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歛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

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



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賙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賙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賙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賙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自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大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



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  
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  
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  
雹水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  
也崩薨卒弑莖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  
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  
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  
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  
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  
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

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  
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  
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  
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  
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  
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  
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  
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  
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纒閱  
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蟧生則有



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  
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  
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  
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  
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  
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  
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  
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  
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  
之爲不敬巳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  
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於雞  
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  
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爲  
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  
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  
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



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亡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寤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它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改矣治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





原件短缺

P30



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

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衛繫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



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  
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  
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  
之弑旣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  
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  
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  
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  
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  
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  
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  
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  
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  
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  
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  
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  
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  
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  
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  
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



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辯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左氏

鄭夾漈曰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趙襄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一言不酌一拜不中而兩國之爲暴骨者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則學者烏可不知詩之爲寓意乎又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書據義者三十九援虞書者一援夏書者十三援商書者十援周書者十有五真得古聖賢之用心不膠不泥不立新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焉予又愛左氏所載言易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餘則連山歸藏與占筮者之係辭爾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變而不滯也吾於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

莊二十一  
觀之否

又於畢萬之筮得變卦之



說焉之比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

主之說焉之隨於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

昭十二於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於今文者之說

焉大有之睽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也疑穆姜秦

及左氏非惟解經優於公穀而又善言詩書易又

非二家所能及也

左氏不盡出丘明

左氏出于丘明耶吾不得而知也其不出于丘明

耶吾亦不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出于丘明之家耳

嘗攷東土志陶丘有魯太史墓註謂丘明王父夫

既世為史官矣非其子孫而誰為之但其博采列

國故實與夫夢卜雜占縱橫等家自成一書蓋史

家之外紀也然則不為麟經傳耶觀其始于隱公

內引仲尼似為麟經而發但其旨趣與麟經各別

又經止哀公十四年左止哀公二十七年其稱書

與不書亦指魯史不指麟經又若不為麟經傳者

不然何稱君子之多而引仲尼之寡也

春秋始于隱公

春秋始于隱公有謂以平王東遷之故隱公而上

尚有惠公何不始于惠而始于隱有謂以隱公讓



國之故如書之首唐虞則隱實未讓而且見弑于桓矣是皆求之而不得者也說者謂武王克商歲在巳卯隱公卽位歲在巳未相去蓋四百一年若曰周祚八百前四百年事托之詩後四百年事托之春秋是固然矣愚竊謂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魯君之弑三不能討是夫子之所懼也然則其首意者有在子斯乎

### 春秋大旨

呂大圭論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爲褒貶是則然矣而白糾忽突猶別白于齊鄭二字之有無是猶以一字爲褒貶也愚謂春秋大旨有總十二公而見者如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臣見世道之日降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隱與邾儀父盟及宋人盟而繼書伐邾宋見盟之不足恃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旣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夫人子氏薨則知考仲子之宮之爲僭書紀叔姬歸于鄆則知姜氏孫于齊之爲惡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爲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爲



非至若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弑子  
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臯  
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  
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此履  
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尤重也讀春秋者苟能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聖人之精義思過半矣





